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纪 玉

今日论语

缺乏资金投入,施工中的建筑就成了“烂尾楼”;缺少持续关注和责任追究,还在发展中的新闻往往没了下文,成了“烂尾新闻”。每到年底,总会有关于“烂尾新闻”的盘点。新华社组织网友推选出2014年十大“烂尾新闻”,河南艾滋病拆迁队、停车费去哪儿了、湖南公职人员射杀村妇……无不是媒体曝光,公众聚焦,政府回应,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信息大潮的裹挟下,再热的新闻也会在时间推移中逐渐变冷,或是被其他令人瞠目的事件夺去公众的目光。而这条传播规律,俨然成了一些部门和单位实践“拖字诀”的“理论基础”:应对舆论监督,只需在新闻还“热乎”时稍作应付,等“新闻”变“旧闻”、“热点”成“冷门”,就可不了了之。所谓“你使三板斧,我打太极拳;你耍回马枪,我念拖字诀”,拼的是耐力、注意力、记忆力。

既然如此,新闻媒体首先就有责任不让这些新闻沉寂下去,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事件的责任没有厘清、责任人没有处理、制度漏洞没有补上,这条新闻就还没有了结。媒体当然有很多公共议题要关注,不可能对某一条新闻始终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追踪,但给予一定程度的持续关注,还是可能的。舆论监督有始有终,才能体现力量和价值,这也是维护公众知情权、履行媒体社会责任的要义。舆论监督不能只追着热点,大家热闹一阵就散去,那些“烂尾新闻”体现出的推诿扯皮、制度缺失,同样应该是舆论监督的对象,应施以持续的压力。

何况,真以为公众的记忆力不好吗?新华社此次“烂尾新闻”盘点,正是由网友推选,说明大家都记着呢。一些部门和单位以为把新闻“拖”冷了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政府公信力就这样被慢慢耗损。他们很会“应付”舆论监督,知道一言不发、不说不错已经行不通,便在媒体曝光后的“第一时间”予以回应。态度是好的,后续是没有的。“表态快、处理慢,发布多、真相少,重道歉、轻问责”,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危机公关。没有责任追究,没有制度完善,这样应付舆论监督有何意义?应对舆论监督的效果,不能看是否平息了舆论,而要看是否完成了应有的责任追究,是否找到了亡羊补牢的解决之道。但在现实中,“应付”的做法居然大行其道,说明我们的信息公开制度和问责制度,包括对新闻“烂尾”的问责制度,还不能让一些责任人感到紧迫性,还不能倒逼他们担起应尽的责任。热点事件背后可能有利益纠结,调查处理也可能遇到“硬骨头”,这既需要完善监督问责制度,给予外部推动,也需要责任人有所担当。

希望新的一年,少一些“烂尾新闻”,也希望盘点“烂尾新闻”的这条新闻,不要“烂尾”了。

新民随笔

再谈CES

沈月明

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已在美国拉斯韦加斯落下帷幕。本届展会,中国品牌大放异彩,参展商家占到全部展商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国形象、中国声音充满整个CES的展区。开展初期,笔者曾在一则快评中表达振奋之情。但展会后期的另一种声音,则让笔者略感意外。

据海外媒体报道,在本届CES展上,几家中国制造商的展台上展示的几款产品,与定价350美元的苹果手表(Apple Watch)几乎完全一样,但售价低至60美元。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看到一款外表与苹果手表无异的仿品,甚至连手表侧面独特的“数字皇冠”旋钮以及手表底部的4个感应器都一应俱全。这些手表旁边摆放着其他可穿戴设备,看上去与三星智能手表Gear或Fitbit、Misfit Shine等健康跟踪设备惊人相似。记者就此评价: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科技展会上,这种明目张胆的抄袭显示出中国企业在仿造领先产品上的速度、大胆和惊人的精确度。

这听起来无论如何不是什么表扬。

说起来中国产品在此届CES上声势夺人,如果以更冷静的视角看,我们的底气更多还在于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巨大的销量,所以我们很多企业可以买下大厅核心区的展台,并在各种媒体上大量投放广告,但非常鲜明的对比是,在世界各大媒体记者笔下,“新品”“酷品”专栏往往缺少中国的面孔。

本届CES另一个引发关注的话题是小米缺席世界最大的消费电子展,而昨日小米高调发布小米NOTE新款手机,两厢对比令人困惑。有业界人士称,小米手机“走出去”长期受到技术专利的困扰。本来在印度发展得顺风顺水,结果因爱立信的专利阻击而暂停销售。坊间也传言如果小米大肆扩张,苹果等业内技术大鳄恐发起专利战。

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刚起步的国家在早期模仿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产品有大量先例。事实上中国企业已大大受惠于工业技术上的所谓“追赶效应”,很多企业在短时期内获得了与世界一流产品比肩的能力。但本届CES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你可以追赶得很快,发展得很大,但要获得业界普遍的尊重、长久的发展动力,大量积累技术专利,全力投入技术创新,是必须补的一课。

新民新语

文艺的活路

乐梦融

王家卫前几天第一次走进微博,到昨天晚上已经聚集了十八万粉丝,相当于一个大型城市都市报的发行量。为了做电影宣传,这位永恒的墨镜巨蟹男开通了直面广大网友的微访谈,“话风”奇幻写意,对于“偏爱自己哪部作品”以及“张国荣和梁朝伟最喜欢谁”这种常规八卦问题,分别以“难道我有意无意,却看他有情无情。你猜”和“醉花宜昼,醉雪宜晚,是不同的味道,碰上是我的幸运”这样的非常规太极回答,让被提到同类问题却只会回答“下一部”和“都很喜欢”的前辈们无比汗颜,也让资深拥趸都一时处在“寻找翻译器”的不知所措中。

“偏偏不好好说话”和“你真的看不懂但真的觉得那是好词好句”的拽劲儿,是王家卫和他的电影的一贯特色——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些爱读诗爱写诗的文艺青年们,一边云里雾里迷茫着,一边风里雨里跟随着,那时候的人,骨子里保存着对诗意的最后那点敬畏。

但是,时代在改变,“慢日子”在远去,更为便捷的与世界沟通及与信息联动的生活方式,让身处于其中的人,眼界越来越宽,心胸越来越窄,表达越来越多,性子越来越急。“我不懂,所以他不好”多么简单粗暴,“可以被最广大范围的群众理解”成了文艺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每一个创作者都需要成为问道老妪的千人一面的白居易,秾丽奇诡的李商隐从此再无用武之地。人们开始习惯于用他们目前所在的层次,一刀切掉这个世界上其他更多的高层次,“弱者的强权”成为情怀的杀手,把风花雪月杀得片甲不留。

关于网络的纵横肆意,关于入世的种种,王家卫说:“世不可避,如鱼之在水”,短短九个字,有妥协与无奈,有依存与疏离。章子怡又戏问:“这个地方流行两件事:自拍和自黑。导演您是要走哪条路啊?”王家卫则反问:“哪条是活路?”

或许,对不懂的尊重,对多元的宽容,是这个浮躁与喧嚣的当下最为缺乏的一种心态,也是文艺者继续文艺下去而不必向庸俗低头的唯一活路。

斩断“红顶中介”公权私欲

权威声音

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将成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14日召开的国务院党组会议,清晰地传递了这一信息。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红顶中介”在政府不断下放权力、减少审批、降低收费的时候,却动起了歪脑筋,打着“中立”“第三方”的幌子,把相应的“权力”暗度陈仓地承包了下来,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制造出依然带有垄断色彩的“隐形审批权”,继续折腾企业与老百姓。显然,这与简政放权、让利于民、培育中介服务业的初衷背道而驰。

整治“红顶中介”的要害,首先就得斩断公权的私欲,创造没机会腐、没能力腐、没胆子腐的社会环境。权力透明了,边界清晰了,企业与群众才有底气对照清单免做冤大头;市场透明了,中介机构真的按服务能力排队,资源配置才能指向公平公正;责任透明了,四处伸手首先得考虑考虑后果与代价,私欲才不至于肆意流淌。

综而观之,整治“红顶中介”,简单几个字,却承载着迫切的进步诉求:既是简政,也是惠民;既是规范市场,也是规范公权;既是改革深入,也是反贪污腐败。(毕诗成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停车费去哪了?

据报道,北京正规停车企业二〇一三年向车主收费超过十亿元,应缴纳占道费超过三亿元,但这块财政收入却只有二〇一〇年公布的二千一百十万元,近两年还没有公布相关数据。那么多的停车费都去哪儿了呢?

孙绍波 画

自由谈

心中有“数”

姚荣铨

因何只给心中须有数的数字加个引号,这个“数”并非是一般意义的数,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数据”,而且是“传统的小数据+现代大记录”的“大数据”。

常有人说上海人精明会算计,阿拉自家也往往沾沾自喜“心中有数”格。其实,只要看看我们建造了不少连接浦西与浦东新区的隧道,如今延安东路隧道车水马龙照旧堵塞得令人心堵,还有几条则“道”可罗雀,理该扪心自问为什么?

大家知道,美国是最早兴起、国人又肯学习弄通大数据的发达而创新型国度。苹果公司要在硅谷的心脏地带帕罗奥多设个店面,竟然大动干戈,利用大数据的LEHD(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纵向动态)系统来横分析竖考量,方可拍板。乐于向世人传播大数据知识的华裔美国前沿专家涂子沛先生,在其由中信出版的新著《数据之巅》中说,其实任何一个服务机构,大到一所医院,小到一个银行ATM自动取款机,如果有类似的数据分析,就可以确定其选点的最佳位置。他还指出,“如今倡导宜居城市、宜居社区,鼓励大家步行或乘公交车上下班,但一个城市、一个社区内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步行上下班?又有多少人能搭乘公交车上下班?现有的公交路线是否应该调整?政府的廉租房应该建在哪里?城市的管理者、规划者和研究者都可以从这些数据当中获得启发和决策支持。”

说美国最早兴起,其实LEHD是“9·11”事件悲剧现场发生“数据之痛”才“倒逼”出来这个系统的。全国范围内推动数据运动,是奥巴马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即2009年1月才开始的,美国政府5月率先在全球建立首个数据开放的门户网站,而由他签发行政命令“政府信息的默认形式就是开放并且机器可读”总计四条,则是在2013年5月9日。

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来说,地球村走向大数据时代岂会等闲视之,一旦明白了数据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弄懂了数据在全社会的自由流动就是代表此类新生产资料的盘活、知识和创新的自由和流动。我国广东省不甘落后,早在2012年12月宣布启动大数据战略,又提出工作方案,再组建大数据管理局。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新上线的“澎湃”,盛情请那位把大数据概念带入中国人视野的信息专家涂子沛撰写专栏,《数据外部性这把“大数据之剑”》作为开卷之篇。值得一提的是前面讲到涂氏新著,他写的后记曰《蝴蝶振翅》,记于美国硅谷2014年3月18日。不到两个月,中信出版社就把中文版印出来了。更加快马加鞭的是马云,著书立说涂夫子业已成为其阿里巴巴“座上诸葛”,主导数据新商业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实践。由上所报的一笔笔流水账,可以预见着中国人心中必会有大写之“数”,定会在大数据时代“讲述自己的故事,重放民族的荣光”。